

云端上的村庄

□唐新运

一
我们的小小村庄，最多的时候有84户424口人。

我家在村里安装电话较早，全村七八十户人家，至少能排在前十。多少年来，不是自我记事起，我就发现，我家做的好多事情，在村里都排不到前面，遇到新鲜的事和物，我们总不敢伸出头来，习惯了等待和观望，先看看人家怎样，这事物究竟到底好不好？当年家里买小四轮拖拉机，家里确实需要，已经非买不可，父母心中极其渴望，我们兄弟三人也急不可耐，看到近一半村里人都买了拖拉机，开在尘土飞扬的路上突突突、突突突地冒着青烟，有时候也冒黑烟，我们兄弟几个还要跟在后面闻柴油味道，沾一身土，可那味道确实真好闻啊！

拖拉机六个轱辘一起转，就是比牛车马车毛驴车跑得快，力气大，还不吃草，又省时间，机器替代了人力畜力，正屋门头墙角高悬低挂的广播中每天都能听到的农业现代化，居然这么快就在挑肩抬头仰脸间实现，至少在我们这个小村庄已显雏形。大概是村里过半人家都有了拖拉机之后，父亲才用一个不知道从哪里得来的破旧黑色人造革手提包，提一包袱去了县城，买回来一辆新疆十月拖拉机厂生产的12马力拖拉机。

二
村里的第一台电视机出现在邵老大家里，他和父亲同岁也是小学同学，但他比父亲高大壮实，他还是个会做简单家具的木匠，村里人没那么多讲究，只认结实耐用，真要比，除了刷的油漆颜色不一样，材料和做工没有什么不同，每家每户的家具都出自邵老大之手，都用了他的锯子、刨子、凿子、斧头和墨斗。父亲放倒了几棵盖房子前就在房底子四周栽下的白杨树，当年主要是为了占这坨地方，只要有水，白杨树长得非常快，根使劲向地里扎，枝干拼命向上长，用不了几年就会成材，恰好村里一条常年流水的小沟细渠沿东墙而过。父亲带着我，剥去树皮，用小家的木杈头，村里人都叫“砍山”，个头虽小，却有敢砍刺高山群岭的豪情和壮志。父子两人一人一把“砍山”，把树干上的节疤砍削干净，白杨树干更显光滑平整，码放在墙后，父亲又用铁丝把白杨捆扎几遍，让少有的弯曲变得笔直，放在屋后阴凉处慢慢阴干。到了冬天，专门腾出一间房子，多生一道火，这道火要烧十天半月，极为奢侈，请邵老大给家里做一张双人床一张单人床，8个四方凳子，正好围坐父亲几年前从城里买回来的铁腿圆桌。邵老大一年一年又一年，过着和其他男人不一样的冬天，在村里做木活，挣村里人的钱，在村里第一个买了电视机。

天黑下来，吃过晚饭，我们写完了作业，说会闲话，干坐着等瞌睡到来。可冬天的长夜总是漫漫，尤其是落雪之后的夜晚，窗外一片雪亮，天总不漆黑，亮透过窗照进屋内，成为光，我们无牵无挂又再无事可做，父亲只好也只能带着全家去邵老大家里看电视。我们推开邵老大家的院门，还要故意推搡那钢管角铁焊接的两扇铁门，发出声响，好让屋里的人能听得到，又轻轻推开邵老大的房门，坐在邵老大给自己家做的小板凳上，静悄悄看电视，生怕吵了他的家人。邵老大的老婆，是村里最爱干净的女人，邵老大的锅灶灶台总是纤尘不染，就是挑水的铁桶，也比别的邻居家光洁透亮。看电视，父亲总会忍不住卷了莫合烟来抽，村里的男人大多数都会把报纸撕成长条卷莫合烟，二指宽一张报纸条，一小撮烟粒，一根接一根。时间久长，邵老大并不曾说，他的老婆也从未多吭一声，但我们自己总不好意思，再怎样的周到和热情，这都不是自己的家。不能斜躺横卧，不得大声喧哗，捂嘴咳嗽掩鼻喷嚏，还不能随地吐痰，小心提防响屁透过厚棉裤钻出来。

邵老大就这样在村里当木匠，挣钱，第一个买电视，悄无声息地高人一等，不为人知地让别人替他荣耀。

父亲终于下定决心要买电视。不知道他从哪里听说，金星电视质量好，想来心中早已预想了无数次，早就把电视的品牌牢牢记在了心里，可遗憾的是走遍了县城都没有货，买不到自己的心心念念，只好买回一台14英寸的红梅电视，红梅牌的黑白电视。父亲小心又激动地把电视摆放在桌子上，打开后雪花闪烁，刺啦有声不见图像，他自己可不敢轻易拨弄摆置，一路小跑到邵老大的家，请邵老大过来调试搜台。邵老大自然是欣欣然快快来，反正成年后我自己就好为人师。邵老大操作举动轻车熟路又大开大合，结果一不小心，大开大合太大，抽

拉天线的时候用力过猛，居然一下把天线从中间抽断了，我的天哪，天线断了！父亲有些慌慌张张，手足无措，家里置办的这么一个值钱小物件，竟然断了细而长的天线，父亲本就是一个小心谨慎凡事讲究精细的人，他强忍心中难过，努力装作无所谓并不在意，嘴里接连说着“没有事情，没有事情，断了就断了，断了就断了”，不停地宽慰邵老大，可再怎样的安慰，都不能掩盖抹去邵老大的满脸通红，满脸通红可不是红白相间。好在虽然天线变短，并不怎么影响电视信号的强弱，邵老大调好了图像和声音，坐了一会，匆忙又迅速地走了。

隔天，我和父亲在家里找到了一根笔直的松椽，笔直笔直似乎能在天上捅个窟窿的一根松椽，我们宰了一只下蛋多家里一直舍不得吃的老母鸡，请村里的电工做了一个简易天线，紧紧绑在细的那头，垂下一根长长的信号线，在屋门前挖了一个深坑，先栽半截水泥桩，把粗的一头和水泥桩牢牢绑在一起，之后把深坑填土夯实，在门框上钻眼把线穿过去接在了电视上，这样一来，电视的声音图像更加响亮清晰，断了的天线从此可有可无，邵老大终于舒了一口气。再见面时，也只是偶尔脸红。

三
当时的电话已经不再是个稀罕物，但安装一部固定电话还得按月租费，这么多年过去了，我一直都没有想通，这个月租费从何而来，我交钱到底租了啥？自己掏钱买的电话，不存在租金，那可能是电话线产生了费用，可那电话线是国家的，国家提供给老百姓用的，肯定不会收租金，电话机是会耗电，可电池也是我自己买的啊！

但不管怎样，电话得安，家里得安电话，因为我们兄弟三人都已经离开了这个家，进了奇台县，来到了昌吉市，不比从前每天都能和父母呆在一起。只有节假日，我们才会像鸟儿归巢一般，呼啦啦飞回去，短暂的相聚之后，我们又像鸡雀争食完毕，四散而去。我们在不远处，更远处，总怕万一有个紧急的事情，联系不到父母。有了电话自然方便，白天他俩会下地，但晚上总会在家里。

电话安在正屋母亲结婚时新做的大红柜旁边，为了省钱，我们给父母说好，给我们打手机的时候，听话筒里面响两声，估摸猜测打通了之后就赶快挂断，我们假公济私，用公家的电话回过来。在冬天，父母住北房，做饭也在北房，为的是只生一道火，做饭又烧炕，省煤省钱；夏天，父母住北房，做饭在南房，母亲听到电话声响，等她从南房匆忙跑到北房，电话没有耐心等候或者电话忙了自己的其他事情，又被挂断。一样是为了省钱，我们没有开通来电显示业务，就是开通了父母也不会回拨，他们会守在电话旁边，希望刚才断掉漏接的电话再打过来，可这个电话不一定会再打过来，又担心刚刚离开，电话铃声会突然响起，又需要重新折回，耽误了父母的多少时间，心里还总有记挂，这是谁打来的电话，有没有什么紧要的事情。

之后我就买了一个小电话，从北房接出一根线来，拉到南房，成为一套子母子机。天线杆子那么高，我都能把线拉好，这根电话线只是一个平走，自然不会下话。这样，母亲在南房做饭吃饭的时候，再不会错过电话，回到北房休息的时候，一样可以接到电话。午睡的含混之间，也不会误了事情，错过什么紧要。

在村里人前安电话，我们终于做了一件走在村里人前面的事情。虽然这是突然和意外，但也在必然预料之中。我们和村里人隔天种在地里的瓜，浇同一条渠水，迎接太阳的每束光，一场又一场风刮过我家的瓜地也刮过别人的瓜地，春夏的雨水同一刹那打湿瓜秧瓜蔓也会共同迎接雨过天晴，可我们家的西甜瓜总是熟在别人后面。我们同一天把苞米种子播撒进地，等邻居家，就是房前屋后的邻居，地紧挨着地的邻居，他们的孩子拿着煮熟的苞米棒子香甜地啃食，我家地里的苞米，撕开紧裹的叶子用指甲掐，还是娇嫩的一包汁水。可不管怎样，不得不承认，我们家的电话，总是安在了前面。

四
父母刚来昌吉那几年，更多的时间花在熟悉左邻右舍楼上楼下，认识街道小区，记住公交车的路数和站牌，想要把新来之城变作久居之村。父亲比母亲要强，更聪明，他把这个城市当作自己劳作了几十年的庄稼地，

城里人再怎样地每天匆匆忙穿梭来往，但城市的东西伸展和地的南北走向永远不会变，夏天东南风冬天西北风永远不会变，城里取暖的大锅炉和家里屋顶上的细烟窗也一样不会变，烟总会冒出来升上去四处飘散，城市的街道和马路，无非就是庄稼地里他和父辈们一年一年又一年刨起又翻平的田埂子。城里的水流在脚下，村里的水滴在地上，但最终还是会喝到嘴里，耽误不了洗脚洗脸、洗手刷牙。

转眼功夫，时间永远不停歇，光阴从来不等，人，父母来到城里已经十几年。在城里居住生活久长，他们越来越怀念故土家乡，总是记挂着村里的人和事。念叨起挂在屋檐下的一个柳条筐，一把静伏在墙角的生锈镰刀，一匹骏马衰亡多年之后日益酥朽形骸尚存的马车，一台小小的粉碎机，当时苫盖包裹得严严实实，现在还在不在原处，墙后邻居借走的一卷铁丝，一把铁锹、十个塑料袋一直没有归还，他们也搬了家，走得比我们更远。

还有一些人留守故土，好让我们偶尔回家，回到那个已经破败不堪的家，还能见到故土旧人。老人越来越少，新人见面全是陌生，只在眉眼之间还能看到他们先人的似曾相识，一点点仿佛印迹。父母的同龄人，和父母分处两地，也在相视对面中，不知不觉逐年老去。父母会说，谁老了，比从前老得多了，他们自己看不到自己的老。可我能看到，我清楚地知道，当年父母走路如风，如今我们走在一起，我始终记得放缓脚步。父母再怎样地使劲，站直，昂首，总也微微弯着腰。

世上的路有千万条，进城的方法也一样多。在父母进城之前，在父母来到城里之后，又有很多村里人先后来到了昌吉，每个人各有各的办法，谁都有自己的渠道和道。道。

留守在故土的那些村民邻居，身份还是农民，除了户口簿上的户籍外，已经不再是一个纯粹的农户，全部都变成两栖或者三栖。春夏秋冬，他们个个都在地里忙碌，在家里养牲畜，地，虽然还在自己名下，但已经全部流转，流转到了种植养殖大户手里，承包费逐年渐涨，他们在自己的地里给大户打工，挣双份钱。到了冬天，他们全部进城，女人年龄大了，多在饭馆餐厅后堂包包子拖地洗碗，男人年纪也已不再年轻，多在小区门口当保安，在街道上扫马路，就这样闲手拾，把自己的孩子送往远处，留下背影。城市终是诱惑，毕竟，城市能让生活更美好。

等父母逐渐熟悉了这个城市之后，他们开始慢慢地走亲访友，寻故觅旧。刚开始的时候，他们还不走走远，只在自己居住的小区附近走动，逐日扩展延伸，像院子四周的白杨一样舒枝散叶，他们完整完全走遍了个城市，就算没有了公交车，他们也能花四十分钟到一个小时的时间，慢慢地从东到西，由北及南，从来都是不慌不乱，因为他们心里太过清楚和知道，再加耳聪目明，城里和村里，太阳总是一样地东升西沉。春风谷雨，小雪冬至，夜照样会慢慢黑下来，天不会猛然亮起来。有一天他们无意中不小心说漏了嘴，他们两个还曾经跟着一群人坐了大巴车去过乌鲁木齐，我到现在都不怎么熟悉和认识乌鲁木齐的路啊！我没有想到，他们去了，还能找到回家的路，平安无恙回到家里，若无其事又波澜不惊从前一样的生活，当作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。

村里人来到昌吉市，昌吉市可比我的家乡奇台县要大得多，见的人五湖四海、三山五岳，经的事也千奇百怪，口音各有不同，穿戴匪夷所思，村里人实在想不通，冬天大雪纷飞，村里也一定扬风搅雪，牛羊生出厚毛，躲进暖和棚圈的时候，昌吉市的大街上一样有爱美的女人薄薄丝袜，哆哆嗦嗦展示长腿。他们接受各种新鲜事物，又坚守百年来村里代代传承的道德、干净和良心，在城里一天一天快乐生活，慢慢行走。

他们互相走动，在从前邻居家里做饭吃饭说话，能坐整整一天，要一起吃三顿饭，直至深夜，甚至彻夜不眠。来之前说好的吃顿饭坐一会，去了哪里？说起话来早就忘了时间长短，怎么收也收不住，可能是根本就不想收。我原来总觉得烦，死活都想不通，无事可干，就是说话，能花一天一晚的时间。和父亲年轻时打扑克牌一样，不输钱，不赢酒，坐一把硬板凳干打一晚。在我过了四十岁，慢慢向五十岁靠近的时候，有一天突然发现，我怎么开始越来越喜欢研究家谱，寻根问祖，非要找到和确认听说“五服”之外的本家和亲戚，更喜欢联系多年不见的儿时玩伴和相识多年的朋友，坐在一起，吃肉喝酒，说闲话吹牛皮，不动酒，想啥说啥，无拘无束。也能坐整整一天，甚至，一个夜晚。

五
自从父母来到昌吉，因为我们工作忙碌，更不可能每天见面，为了方便联系，从父母进城的当天起，不，是在父母准备进城之前，我们就给父母买了手机，手机功能极其简单，就是接打电话，父亲识字少，母亲基本不识字，他们很少看手机短信，也不会看，看到了也不会回复。

后来父母年龄渐大，我们给他们换了老人机，键盘上的数字个头大，来个电话，声音极其响亮甚至于吵。因为有了手机，从来没有耽误过大事。就算是父母身体突然不适，我们也能在第一时间送他们前往医院。

这些常来常住的邻居，拿的手机比父母一直用的老人机更宽更大更沉，能在上面看电影看电视，听歌购戏买东西，通话的时候还能看到对方，我买，一次买两个智能手机。父母自然舍不得，说我手大乱花钱。手机能打电话就行，买那么贵的手机有什么用？

我早就发现，有时候做事，真需要或者非得一些冲劲和霸道，反正手机我已经买了回来，还拆了包装，恢复原样原价退货是万万不能，用也得用，不用也得用。

时间久长，父母已经习惯了在饭后和睡前看手机，离开智能手机也已经万万不能。村里有人建了一个微信群，能找到各地各处角落落所有见不着面又不好找的人，方便通知事情，宣传国家各项惠民政策，土地承包、危房改造、补贴补助、大病统筹、社保养老，还有小曲秧歌，秦腔舞蹈，家长里短，新生离世，无所不包，应有尽有。我的父老乡亲和兄弟姐妹们不会想到，从他们拿起手机建成这个微信群的那一刻起，就无意中齐心协力把我们这个地面的村庄送上了天空，我们的村庄由此跃升云端，只要还有一人存活人世，只要还有一声鸡鸣狗吠，这个村庄就永远不会消失，她下接着地，上连着天。父母在昌吉，不但随时能听到看到村里发生的事情，还能知道一些村里人在天南海北的哪里。真正可以说是一机在手，掌握全球。我们这个小小村庄，紧靠古尔班通古特沙漠边缘，素有尊师重教的好传统，因而人才辈出。单说我家房前屋后，就有好几个博士，硕士更是一抓一大把，有人在北京开飞机，有人在外地做高官，还有一个孩子从小喜欢躲在墙角远远看电焊的蓝弧光，长大后居然把自己焊成了大国工匠。更多的人，都在膝前尽孝，在不同的地方，在各行各业，建设和守护着自己的家乡。

父母学会了玩智能手机，有自己的微信，会刷朋友圈，还会玩抖音，知道了先前不知道的诸多信息，学到了从前总也记不住的知识。他们是识字少，可他们会看会听会说话会发语音啊！有天不知道什么原因，我特别想吃带鱼，在一个开店的朋友处买了一整箱，足有30多条，整箱买还给了批发价，那带鱼可真好啊！新疆远离海洋，从小跟着父母放羊种地的我，一眼都能看出来这带鱼的好，条条一米左右，鱼头、鱼眼小，鱼头都是三角尖，牙齿整齐，尾部齐全，身体硬实不发软，鱼鳞分布均匀还闪了银光，每条都是四五指宽。我买家用的小东西或者发现了什么美食好物，通常都会买三份，父母一份，岳父母一份，自己家里一份。我告诉父母说要过去给他们送带鱼，他们居然拒绝了，我还说千万不能吃海鲜，说是抖音上说了，2011年3月日本福岛核事故的水，日本人排放到了海里，海水和海水相连，可能也会流进中国。

智能手机便便捷功能强大，其实把手递到父母的那一刻起，我的担心随之而生，怕他俩受骗。至今他俩的手机也没有捆绑银行卡，逢年过节从来不在亲戚家和村里人建的群里发红包抢红包，少了热闹和喜庆，但他俩一次也没有被骗，银行卡上的钱从来没有被陌生人转走。父母是进了城，有时候也会接到国外打来的电话，他们知道我家在国外没有亲戚也没有朋友，我们几代为农，没有海外关系从来根红苗正。他俩还被盛情邀请参加养生保健长寿课，可农民身上的小小狡黠永不离身。他俩会去听课，还会坐大巴车在城里一日游，他们结伴而行，只领取免费赠送的礼品，一袋洗衣粉，两板鸡蛋，一桶洗洁精三四个清洁球，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，也很少见不求丝毫回报的真心付出，如果有人发完礼物推销产品，比如3800元电动保健泡浴百病的马桶盖子，高科技的比棉花更暖和的被子褥子四件套，套在水龙头上就能净化自来水的神奇过滤器，他们一概不伸手、不吭声

更不接话茬，装聋作哑左顾而言他，钱在我的口袋里，难道你能抢了去。他俩早就提防着这一套，出门身上带的钱从来都不会超过300元，真要好的东西，确实紧缺急需的东西，他会第二天再来。第二天如果没有时间，那就第三天再来，如果第三天还没有时间，那就第四天来，反正他们两个在家养老的老人，最不缺的就是时间。他俩还经常感慨国家的政策真好，拿着老年卡坐公交车，不要一分线。

六
2024年的春节，我陪着父母去给一位寡居的亲戚拜年。亲戚和父母年龄错不了几岁，但辈分大一辈，父母叫她大妈，我得叫她大奶。大爷生前是医生，我的爷爷有次在县医院昏迷了几天，专家和名医束手无策的时候，就是这位大爷开的药方，挂针输液不到三十分钟，爷爷就睁开了眼睛，大爷救过爷爷的命。大爷去世之后，我们全家一起出动父子上阵，忙前跑后，戴孝牵绳，高抬深埋，让大爷风光入土。在我家缺吃少穿馋肉的那些年月，大奶照顾好自己的三个孩子之后，总不会忘记帮助我们这个家，让我们兄弟三人在村里孩子的前面，早早吃过高粱饭，知道了四川榨菜，见识过水蜜桃味的水果糖是什么模样，品尝过腊肉香肠的美味，给我们送过崭新的作业本和铅笔，当我们在油灯下伏在桌子上读书写字的时候，大奶又送来大把的蜡烛，以备急需以防万一。大爷是乡卫生院医生，和我们一般大小的孩子排队等着服糖丸，他骑着自行车早就把糖丸送到了家里。大奶的长子和我同岁，我也同样是家中长子，夏夜我们曾并躺在麦草堆里，看银河高悬，星空浩瀚，他指着北斗七星教会了我辨别东南西北，给我早早讲过了八大行星是哪八颗。

父母去看大妈的事情，已经说了好几年，今年终于成行。在这个春节的中午，在这个大年初五，阳光正好，屋内暖热，我们围铁腿圆桌而坐，吃肉，喝酒，一说话。我的母亲还时不时起身，拿出手机，她学会了拍照，也学会了录像拍视频，虽然她还不会发朋友圈，也不会发到家人群，但至少用手机留存下了美好的瞬间和片刻。等有时间的时候，自己躺着慢慢看。我的大奶却一直拿着老人机，她没有智能手机，就没有微信，更不会刷抖音，玩快手。她想看亲戚熟人的照片，了解村里的近况，或者语音视频聊天，都得通过子女，这就成了二传手。再好的东西，通过二传三传再传，总会有衰减和失真，总比不了最初、原始和本来。

这次，父母的手机终于走到了前面，我们终于走了在人前，至少走在了大奶的前面。

就这几天，我要抽出时间，专门用心教会母亲怎样把手机里照片图像发出去和大家分享，还要教会她怎样用手机发自己的位置，方便让还没有见过面的邻居找到她，做饭说话，我再不管是不是一个白天和一个夜晚，那是父母自己的事情，那是他俩自己的愿意和喜欢。我还准备给大奶的三个孩子说，三个孩子两男一女，条件比我们好得多，日子过得更远超我们，三个人和我的年龄相差无几，他们的父亲大我父亲一辈，他们也大我一辈，我本应叫他们叔叔姑姑，但我嘴巴倔强坚硬，从来没有叫过，都是直呼其名，确是大大的不敬。过几天，我要给他们打电话，嘴要柔软绵甜，真心诚意叫叔叔或者姑姑，建议给大奶买智能手机。有了智能手机，我们就不需要再跑远路，可以视频见面，随时随地见面，方便快捷还省钱。

七
我们小时候听说过的传奇、神话和不可能，说打电话不仅能听到声音，还能看到人的头和脸，这么快就变成了现实。遗憾的是，我的爷爷奶奶没能亲眼所亲耳听闻，幸运的是，我的父母健在，他俩替代先人见证了这一切，替代先人见过了没有见过的东西，品尝了先人听说的味道。先人们的念念不忘，在他俩身上终有回响。

我们的小小村庄，有多少已经离去的人，我们舍不得、放不下，村庄不愿意也不可能忘记生活行走在自己身上的每一个人，可在时间和岁月面前，我们毫无办法，我们无能为力，我们更多的是虚弱、软弱和苍白无力，村庄，也只能是一声叹息！云端上的村庄，不会遗漏更不会遗忘任何一个活在人世的人，哪怕一个已经不在人世的人，一株一棵向上生长的草树，一朵怒放的花，一只小小慢慢爬行蠕动的虫子，蜂蝶扇动了翅膀，刮过的风声，雨雪的落下。

（该文荣获第十一届冰心散文奖单篇作品奖）

